

# 自然何以被无偿占有？

## ——摩尔“价值与非价值”理论评析

盛茜茜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收稿日期：2026年5月22日；录用日期：2026年6月14日；发布日期：2026年6月24日

### 摘要

在全球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积累逻辑深度交织的时代境遇下，杰森·摩尔以“价值与非价值”辩证关系为核心分析框架，突破传统生态批判的理论局限，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当代拓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本文立足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根本遵循，系统阐释摩尔将“价值”界定为资本化有偿劳动、“非价值”界定为被资本无偿占有的自然与人类劳动这一核心创见，深入剖析二者之间依存、对立与动态平衡的辩证运动，揭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价值无限扩张与非价值有限供给之间的制度性矛盾。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价值论框架完善、批判范式重构与方法论革新三个维度，剖析这一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发展贡献，指明其为全球生态危机批判提供了资本积累内在逻辑为着力点的分析工具。

### 关键词

劳动价值论，价值与非价值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生态危机

# How Can Nature Be Occupied without Compensation?

## —An Analysis of Moore’s Theory of “Value and Non-Value”

Qianqian Sheng

School of Marxism,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May 22, 2026; accepted: June 14, 2026; published: June 24, 2026

### Abstract

In a contemporary conjuncture where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is deeply intertwined with the logic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Jason W. Moore take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alue”

and “non-value” as his core analytical framework, transcending the theoretical limits of traditional ecological critique and providing crucial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contemporary expansion of Marxist ecology. Taking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as its fundamental guid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Moore’s pivotal insight that “value” is defined as capitalized paid labor, while “non-value” refers to the nature and human labor appropriated by capital without compensation. It further analyzes in depth the dialectical movement of interdependence, antagonism and dynamic equilibrium between the two, revealing that the root of the capitalist ecological crisis lies in the systemic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infinite expansion of value and the finite supply of non-value.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examines the contribution of this theory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ecology from three dimensions—the refinement of the value-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ritical paradigm,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and demonstrates that it provides an analytical tool for the critique of the global ecological crisis which takes the inner logic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s its point of leverage.

## Keywords

Labor Theory of Valu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Value and Non-Value, Marxist Ecology, Ecological Crisi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面临一个尖锐的理论张力。一端是资本的绿色转型叙事：自然被纳入价值核算体系，碳市场、生态补偿、自然资本等概念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治理的主流话语。另一端则是不断加剧的生态退化：物种灭绝速率、土壤退化面积、极端气候频率均创下历史纪录。这一张力向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资本逻辑能否在价值化自然的进程中实现与生态逻辑的“和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批评的着力点应当放于何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回应这一问题提供了根本视角：资本只有一种本能，即价值增殖，生态危机为资本积累体制的内在产物。杰森·摩尔以“价值与非价值”辩证关系为核心的分析框架，正是在这一关节点介入讨论，开掘出资本积累的生态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进行当代拓展。

## 2.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内涵与生态批评向度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不仅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更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批判维度与历史唯物主义指向。重释其生态向度，既是回应生态危机这一时代课题的理论需要，也是准确理解摩尔“价值与非价值”辩证关系的前提。

### 2.1. 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核

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 ([1], p. 23)，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辩证统一体。使用价值作为商品的自然属性，构成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价值作为商品的社会属性，是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在商品中的对象性凝结，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具有鲜明的社会历史性。

马克思以劳动二重性学说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超越性批判。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反映人以自身活动调整和控制自然的实践关系；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实体，反映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劳动均等化、社会化联系。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即“在一定社会的正常条件下，在平均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劳动所需要的时间” ([1], p. 30)，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价值规律进一步转化为剩余价值规律，生产的根本目的与决定性动机不再是满足社会需要，而是剩余价值的无限攫取与资本持续增殖。由此，资本主义生态矛盾得以产生的制度根源，已内含于劳动价值论的逻辑深处。

## 2.2. 劳动价值论的生态理论维度

第一，劳动以自然的先在性为前提。马克思对劳动有明确的界定：“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2], p. 207)。这一规定表明，劳动作为人类与自然之间实现物质、能量、信息变换的中介活动，并非凭空创造，而是对自然物质进行现实转换。自然始终保持优先地位，构成劳动过程不可逾越的前提。

第二，使用价值的源泉包含自然要素。马克思明确指出，使用价值是劳动与自然共同作用的产物。自然条件的优劣、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水平与使用价值的生产效率，稳定、健康的生态系统构成社会可持续运行的自然基础。这一论断将自然引入政治经济学分析，却并未赋予自然以价值创造者的身份——这是劳动价值论区别于重农学派及效用价值论的关键所在。

第三，自然要素不创造价值，却构成价值生产的物质前提。土地、水流、森林等自然条件以使用价值形态进入生产过程，虽不具有价值属性，却是使用价值生产不可或缺的物质前提与客观条件。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指出：“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它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费分文” ([2], p. 443)。此处“不费分文”并非无关紧要的描述，而是一项诊断：资本主义生产将自然力视为无偿投入，无视自然的有限性与生态的整体性，从根本上背离了劳动价值论所揭示的社会生产与自然条件相统一的内在要求。

## 2.3. 劳动价值论的生态批判意蕴

马克思将资本的本性概括为：“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本身，创造剩余价值” ([2], p. 269)。在资本增殖的驱动下，“实在”的使用价值被排除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外，在无休止地追求“虚幻”的交换价值过程中，迫使自然与劳动结合生产出可最大化交换价值的商品，交换价值无限扩张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自然纳入资本增殖体系，提供无偿占有自然力、无偿消耗自然条件以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资本对自然力的无偿占有和无偿消耗，导致土地肥力下降、水资源破坏、森林锐减、环境污染加剧等系统性生态问题。当资本增殖的无限性与自然生态的有限性正面冲突，结果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出现结构性断裂。

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进一步将物质变换裂缝明确界定为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生态矛盾，即人类以劳动为中介进行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和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代谢循环过程之间存在对立冲突，在物质变换裂缝这一问题上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然而，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仍有待推进：资本积累以何种具体机制制造了这种断裂？自然在被无偿占有的过程中，处于怎样的结构性地位？这些问题，正是后续摩尔以“价值与非价值”辩证关系加以系统回应的理论起点。

## 3. 摩尔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理论拓展与生态化运用

摩尔通过界定“价值”与“非价值”的范畴，并以二者的辩证关系为分析框架，将分析视野从价值的生产延伸至价值实现的前提条件，从而实现了劳动价值论的生态化拓展。

### 3.1. “价值”与“非价值”的范畴界定

摩尔严格遵循马克思的价值内核，将价值界定为被资本化且需资本支付报酬的有偿劳动形态，是资本积累的直接来源与核心载体，深刻体现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与劳动力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具象化表达。其量化标准仍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适用范围严格限定于商品生产领域。摩尔在此未对马克思的价值范畴做任何修正，而是将其完整移用为分析的基准。

其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非价值”范畴的构建。摩尔将非价值界定为未被资本化、资本无需支付再生产费用即可无偿占有的劳动形态。它不是价值的例外，而是价值得以实现的历史前提。摩尔将其具体划分为“人类和人之外自然的无偿劳动” ([3], p. 352)。一是“人类的无偿劳动”，指未被市场化、无需资本支付报酬却对社会再生产至关重要的劳动形态，核心聚焦劳动力再生产相关劳动，如女性的家庭劳动、殖民地奴隶的强制劳动、代际劳动等。二是“自然的无偿劳动”，指生物物理过程中自然自身开展的生产性活动，无需资本投入即可为人类生产生活提供物质基础与生态服务，如土壤肥力的自然恢复、森林的再生、生态系统的净化功能等，是商品生产与价值实现的物质根基。

摩尔并非主张自然创造价值，而是在揭示一个被传统分析遮蔽的事实：资本积累的系统性运转，始终依赖着一系列无需资本支付对价、却必须持续再生产生命活动。非价值范畴“不只是资本主义的盲点，而且事实上直接建构价值本身” ([3], p. 348)。在此基础上，摩尔指出剥削和吞并二者并非平行并列，而是不对称的共生关系：吞并速度快于资本化速度，剥削始终依赖于更大规模的占有。

### 3.2. 价值与非价值的辩证运动

#### 3.2.1. 依存关系

价值与非价值相互依存、不可分割，价值无法脱离非价值独立存在。摩尔明确指出：“每一次剥削行为(对商品化的劳动力的剥削)都依赖于更大规模的占有行为(对无偿劳动或能量的占有)。” [4]由此可以推论：没有对自然无偿劳动的占有，商品生产将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无法正常开展；没有对人类无偿劳动的占有，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将大幅攀升，资本利润会急剧下降，资本积累将陷入停滞。非价值为资本积累提供无偿的物质支撑与劳动力保障，价值作为非价值的转化形态成为资本增殖的核心载体，二者的共生关系构成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基本条件。

#### 3.2.2. 对立关系

资本化的持续扩张必然系统性侵蚀于历史性占有非价值领域，从而引发二者的内在对立。“资本主义在创造无产阶级力量的同时，也造就了其生态主义的掘墓人。二者共同催生了无法通过常规资本主义政治‘解决’的限制：它们催生了负价值” [5]。何谓“负价值”？这一概念在摩尔框架中特指资本积累所产生的、系统破坏自然与社会再生产条件的反向结果。当原本属于无偿劳动的非价值领域被纳入资本循环，如家庭劳动被市场化家政服务替代、原始森林被转化为追求利润的商品林，非价值便转化为价值形态，其直接后果是非价值领域的持续萎缩，资本再生产的生态成本与社会成本急剧上升，最终引发资本积累的系统性危机。这一对立并非偶然的外部效应，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生态领域的具体展开。

#### 3.2.3. 动态平衡

摩尔通过“占有前沿”和“商品前沿”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机制：即资本主义通过地理扩张或技术革新，不断开辟新的价值领域以重启积累进程。当原有非价值来源因过度占用而枯竭，资本便向外围空间、向深层自然推进，获取新的无偿馈赠，从而形成暂时的动态平衡。这种动态平衡以外部空间与生态资源的供给为前提，而地球生态系统具有不可逾越的边界。因此，这种所谓的“平衡”的本质不是内在化解，而是矛盾的外部转移与暂时延迟。

### 3.3. 廉价自然规律与内在积累逻辑

摩尔指出“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是廉价自然规律”([6], p. 61), 其由两个运动组成: “一个就是资本作为抽象社会劳动的无止境的积累, 另一个则是剥削关系和占有关系——二者融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不间断的拓展”([6], p. 63)。这意味着, 资本为维持既定利润率与积累速度, 仅靠剥削雇佣劳动远远不够, 还必须持续吞并非价值领域, 最大限度压低生产成本。由此, 摩尔揭示出资本积体制的运行核心——“四个廉价”: 即廉价劳动力、廉价食物、廉价能源、廉价原材料。这里所指的“廉价”并非市场供求的自然结果, 依托的是殖民主义、国家权力干预、市场垄断、生态掠夺等手段, 使其以非价值形式被资本无偿占有, 进而支撑资本的持续积累。

在“四个廉价”的基础上, 摩尔进一步剖开资本主义的生态积累循环呈现为“吞并-资本化-新吞并”的无限运动: 先吞并非价值, 再于生产中转化为剩余价值。这一循环的实质, 是对“生态剩余”的持续透支。所谓生态剩余, 即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所能提供的无偿供给能力。当资本积累速度超越生态剩余的再生速度时, 便会出现非价值资源枯竭的现象。摩尔由此指出,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并非技术层面的失控或道德层面的沦丧, 而是植根于资本积累逻辑本身的内在危机。这一论断严格遵循马克思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范式, 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拓展至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断裂的总体层面, 由此推进了马克思价值规律与积累逻辑的生态化拓展。

## 4. 价值与非价值辩证理论的贡献及限度

当代资本全球扩张、生态危机全域化蔓延与人类文明转型的时代课题, 摩尔在坚守劳动价值论内核的前提下, 通过“价值与非价值”辩证运动揭示了资本积累的价值实现以非价值领域的系统性吞并为条件, 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

### 4.1. 理论拓展: 完善生态分析的价值论框架

传统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在价值层面有一个长期未能展示的环节: 自然作为使用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是否仅仅是被动“在场”, 还是承担着资本积累的特定作用方式? 摩尔的贡献在于激活了这一被忽略的理论地带。他的回答是: 自然处于他所说的非价值领域, 不是实体, 却是价值实现不可或缺的条件。资本通过吞并这一领域, 将自然的无偿劳动转化为降低成本的系统性手段, 从而维系价值增殖的持续性。在此意义上, 非价值范畴在一定基础上补充了从使用价值的自然基础到价值增殖的社会过程之间的分析环节, 而无需诉诸自然创造价值这一类重农命题。同时也坚决拒斥自然内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与生态商品化的理论谬误, 充分阐明自然生态作为物质载体、社会存续前提与社会财富本源源泉的不可替代地位。

与此同时, 这一辩证理论将自然再生产、生态剩余与劳动力可持续再生产等范畴系统纳入分析视野, 推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从对生态危机的宏观定性批判, 转向对价值增殖无限性与非价值再生产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运动的具体规律分析, 深化为对资本积累体制内在结构的分析, 从而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既有理论框架内, 补强了价值形式分析维度, 拓展了范畴体系, 为更系统地揭示资本积累与生态再生产之间的规律性关联提供了分析工具。

### 4.2. 批判范式深化: 以价值与非价值辩证关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态批评

传统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往往将资本积累单纯界定为经济领域的剩余价值资本化过程, 生态危机则被理解为这一过程的外部延伸, 而不是积累体制本身的内在构成。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资本积累与生态演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难以阐释当代生态危机的总体性与系统性。

摩尔将资本积累阐释为“价值化积累”与“非价值化占有”相统一的双重逻辑过程，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积累并非单纯的经济过程，它在每一个环节上都是生态过程，是具有世界-生态意义上的总体性积累体制，其运行机制表现为“廉价体制”。资本不仅通过剥削雇佣劳动实现价值增殖，更是通过对自然生态、社会再生产、公共资源等非价值领域的系统性占用来持续降低生态成本与社会成本、延续积累周期。由此，生态危机并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在性后果，而是资本积累逻辑的内在性产物；并非局部性、表层性的环境问题，而是资本主义世界-生态体制的总体性、结构性危机。

这一批判范式的核心意义在于重构了批判的着力点。生态批判的任务不是站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指责其破坏环境，而是揭示出价值化增长自身就是一个在生态上无法闭合的过程。它必须以吞并非价值领域为前提，而每一次吞并都在消耗其自身的再生产前提。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的内在化推进，强调生态危机的根本性克服必须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超越相结合。

### 4.3. 方法论的推进：以世界-生态总体性分析超越经济——自然二元范式

长期以来主导研究的“经济-自然”二元分立范式，往往将经济危机分析与生态危机分析之间架设一道无形的墙，即所谓“把生物物理危机放在一个盒子里，把积累危机放在另一个盒子里” ([3], p. 109)，将生态危机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部性后果，难以从长时段、宽视域把握生态危机的世界历史性与总体性。

摩尔以价值与非价值辩证关系为方法论内核，提出“世界-生态”这一概念作为替代性的分析框架，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提供了一种更强调总体性与历史性的分析框架。其核心要义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于自然生态存在并非两个可以分开讨论的领域，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世界-生态统一体，有效突破了传统生态理论的学科壁垒与阐释局限。价值关系并非悬浮在自然世界之上，而是编织在生命之网中。其一，该范式确立了总体性分析原则：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与自然生态存在视为不可分割的世界-生态统一体，彻底摒弃了自然与社会、经济与生态、价值与非价值的二元对立思维，从总体性高度把握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生产逻辑与演化规律。其二，该范式坚守历史分析原则：将生态危机置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演化的历史进程之中，揭示生态危机的历史性、阶段性与结构性特征，超越了抽象化、永恒化的生态伦理批判，使生态批判更具历史深度与现实针对性。其三，该范式强化了批判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原则：将生态危机的破解路径同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超越价值化积累体制、重构非价值导向的社会再生产逻辑紧密结合，回归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与生态解放内在统一的根本立场，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提供根本性方法论指引。

### 4.4. 理论限度与学术争议

对摩尔理论的系统性评估，不能回避其引发的学术批评。围绕“价值与非价值”辩证关系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其一，“非价值”范畴的边界与适用性。批评者指出，摩尔将家庭照护、殖民奴隶制、土壤肥力、森林再生等性质迥异的现象统摄于“无偿劳动”这一概念之下，可能模糊了不同类型占用之间的历史差异与内在差异。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与人类社会的再生产劳动，是否能够不加中介地置于同一分析范畴？尽管摩尔区分利润“人类无偿劳动”与“自然无偿劳动”两个子类，但二者之间的中介机制，例如社会再生产如何通过特定的制度安排与技术条件作用于自然再生产，在其理论中尚未得到充分展开。这一批评并不意味着“非价值”范畴无效，而是提示其内部需要更精细的类型学构建。

其二，与福斯特“新陈代谢断裂”理论的关系。摩尔曾明确批评福斯特学派把价值关系从自然的唯物主义中排除出去，认为这种做法虽能揭示物质变换的断裂，却无法说明资本积累具体通过何种机制制

造了制造断裂。对此，福斯特学派的回应是：价值分析不能代替对物质变换本身的考察，分析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承认价值关系的重要性，而在于价值分析与物质变换分析在生态批判中何者具有方法论上的优先性。二者之间的张力，或许不是非此即彼的理论对立，而是不同分析层次之间的互补关系。

其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诊断是否过于功能主义。有学者质疑，摩尔将非价值领域界定为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容易造成一种理论上的功能主义倾向，似乎资本积累永远能够“找到”并“吞并”新的非价值领域，直到最终崩溃。这一叙事可能低估了资本积累面临的内部矛盾与抵抗力量，包括劳工运动、原住民抗争、环境正义运动等，在阻断“吞并”进程中的能动作用。对摩尔的这一批判研究者，在运用“价值与非价值”分析框架时，应避免将资本逻辑描述为一种自行运转、不可阻挡的运动法则，而应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斗争与政治博弈之中加以考察。

上述批评并不否定摩尔理论的核心贡献，而是为其划分了更为清晰的适用边界。正视这些争议，有助于在后续研究中更审慎地使用“价值与非价值”分析工具，并在摩尔与其他生态马克思主义流派之间建立更具建设性的理论对话。

## 5. 结语

本文以摩尔“价值与非价值”两者辩证运动为核心线索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回应资本积累何以系统性摧毁其自然前提这一理论追问，形成以下结论：第一，摩尔在坚持抽象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前提下，将“非价值”界定为资本积累所必需却拒绝支付报酬的自然无偿劳动与人类无偿劳动，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创造性运用而非稀释。第二，价值与非价值之间依存、对立与暂时性互动平衡的辩证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价值无限扩张与非价值有限供给之间的制度性矛盾，这一矛盾可以被延迟，却无法在资本逻辑内部被真正地克服。第三，这一框架在价值论、批评范式和方法论三个层面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提供了可辨识的理论推断。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根本任务，在于揭示资本价值逻辑自身内在的生态悖论，阐明超越资本逻辑的历史必然性。这一研究所开启的理论方向，仍有待持续推进。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2]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3] [美]杰森·摩尔. 地球的转型: 在现代世界形成和解体中自然的作用[M]. 赵秀荣,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4] Moore, J.W. (2017) The Value of Everything? Work, Capital, and Historical Nature 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logy. *Review*, 37, 245-292.
- [5] Moore, J.W. (2025) Nature and Other Dangerous Words: Marx, Method and the Proletarian Standpoint in the Web of Life.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49, 149-167. <https://doi.org/10.1007/s10624-025-09775-x>
- [6] [美]杰森·摩尔. 生命之网: 生态与资本积累[M]. 王毅,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4.